

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

第三辑 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 白痴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人民教育出版社

# 白痴



马文创 王岭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痴 /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马文创, 王岭译, -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1.4

(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 梁羽龙, 张海军主编)

ISBN 7-80648-580-5

I.白… II.①陀…②马…③王…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1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8230号

.....

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出版: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开  
印刷: 2001年4月第1版

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数: 1-3000册  
印张: 284.25 字数: 8180千字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48-580-5/I·177

文库定价: 1980.00元

# 第一部

## 一

初冬时节，雪化天暖，上午九点左右，一列从华沙方向开来的列车正快速驶向彼得堡。空气湿润，雾气弥漫，从车窗向外望去，铁路两侧只十步以外便模模糊糊。旅客中不乏从国外回家的，不过十分拥挤的是三等车厢，而且，其中为生活而奔波的平民百姓占多数。经过一夜的行程，大家跟往常一样都十分疲惫，眼皮沉重，全身发冷，脸色苍白。

在其中一节三等车厢里靠近窗户的地方，有两名旅客自黎明起就处于相对而坐的位置。这两人年纪都很轻，行囊简单，衣着过时，但都有十分突出的相貌，同时双方都有谈话的愿望。其中一位身材不高，二十七岁上下，一头乌黑的鬈发，灰色的眼珠尽管很小，但却炯炯有神。他的鼻子大而塌，颧骨高耸，薄嘴皮总是撇着，露出一副自大，嘲讽甚至歹毒的冷笑；可是他的天庭饱满，脸部线条十分端正，弥补了下颌发达的缺陷。在这张脸上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那种毫无血色的惨白，它使这人的整张脸显得憔悴不堪，同时还流露出一股近乎痛苦的神情，这一点跟他那肆无忌惮的冷笑，傲视一切的眼神很不和谐。他穿得十分暖和，一件宽大的羊羔皮桶子上挂着黑色的罩面，在一夜的长途奔波之后并未显出畏冷瑟缩之状。而坐在他对面的那位，仅仅披了一件带大风帽的肥腰身呢斗篷，十足是远在国外（例如瑞士或意大利）作冬季旅行的普通衣

着，显然是不能抵御俄罗斯初冬时节的严寒的。他也是个年轻人，年龄大约也在二十六、七岁上下，身材中等偏上，头发浓密、淡黄，两颊深陷，一绺稀稀疏疏的楔形胡须几乎可以和白色划等号。他的一双碧蓝的大眼睛神情专注，但又似含痛苦之情，有些人根据这种古怪的神情立即就可断定他患有癫痫症。不过，这年轻人的脸倒是十分讨人喜爱，清秀、可爱，脸色被冻得发青。在他手中左右摇摆着一个褪了色的用花布做成的小包裹，脚下穿着一双带腿罩的厚底半高靴皮鞋——这一切都与俄罗斯的习惯相悖。那穿着挂面儿皮桶的黑发青年可能是由于闷得发慌，将这一切尽收眼里之后，终于开口问道：

“是不是很冷？”

问此话时他仍然带着那种不识趣的微笑，然后还耸了耸肩膀。

“是的，”对方的回答显得并不在意，“而且，你清楚，这还只是融雪天气，如果是在上冻的时候，不定会怎样呢！我脑子里毫无思想准备，没想到国内居然如此冷，真让我不习惯。”

“难道你一向居于国外吗？”

“是的，是在瑞士。”

“嗨，你哪……”

黑发的那位吹了个口哨，接着大笑不已。于是双方开始交谈起来。黄发青年回答起黑发的那位的每一句问话时表现出来的坦率令人惊异不已。在他的答话中，他说明自己离开国内已经有四年多了。由于他患了一种古怪的神经系统疾病，可能是羊痫风或舞蹈病之类，每次发作都会浑身颤抖不已，所以不得不到国外接受治疗。黑头发的那位听着他的自叙，曾好几次忍不住暗笑，及至他问：“那么病好了吗？”对方回答：“不，还没有。”——这时，他更是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嘿！那肯定花了不少冤枉钱，不过咱们这儿就是有人愿意盲目相信他们那一套。”黑头发的那位言语刻薄。

“千真万确！”邻座一位衣着寒酸的先生插话道。此人可能是个长期当书吏而得不到升职的公务员，年纪四十左右，体格强壮，鼻

子通红，面有粉刺，“俄国人手中的钱财全叫他们赚去了！”

“哦，你们误会了，”黄发青年用镇定自若和息事宁人的语调说，“当然，我没有资格妄加断言，原因在于我并不十分了解所有的情况。不过，虽然给我治病的大夫自己能力有限，可还是把自己的钱给我作为回国的路费，而且我后两年的生活差不多全赖于他的接济。”

“这么说，难道没有人为你支付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吗？”黑发旅客问。

“是的，原本是由帕甫里谢夫先生供给的，可他两年前不幸逝世。后来我写信给这里的叶班钦娜将军夫人，她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但一直杳无音讯。我这次就是专程为此事而来的。”

“那你到了彼得堡准备上哪儿呢？”

“你是问我在何处安身？……说真的，连我也不清楚呢……反正……”

“还没打定主意？难道这包裹里的就是你所有家资？”黑头发的那位问。

“我敢断言，定然如此，”红鼻子公务员得意洋洋地附和，“而且行李车上一无所有。”

事实的确如此，黄发青年立刻以不同寻常的匆忙承认了这一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他看着另外两位时，最后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这就越发使他们觉得可笑。

“你的包裹毕竟不是通常所见的普通包裹。”止住笑声，公务员继续说，“虽然毫无疑问的是：里面没有金洋钱、拿破仑和腓特烈，就是荷兰钱币也没有，只要看一下裹住你那双外国皮鞋的腿罩就可推断出来。不过……如果你的包裹之外还有……嗯……一位亲戚，比如说叶班钦娜将军夫人，那样的话，甚至对这包裹也要另眼相待。当然，假如叶班钦娜将军夫人确实与你是亲戚关系而不是你搞错的话……”

“哦，又让你猜对了，”黄发青年回答道，“的确，我几乎弄错了，说得更确切些，她几乎算不上与我是亲戚关系，所以，我在国

外没有得到回信。其实，当时我一点都不惊奇。这在我意料之中。”

“白费邮资。咳……无论如何，你的天真、诚实倒值得称赞！唉……叶班钦将军这个人我也知道，因为他是个名人；帕甫里谢夫先生，我也有所耳闻，但不知他是不是尼古拉·尼德烈耶维奇·帕甫里谢夫……”

“的确，就是他。”黄发青年应道。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公务员忽然问那位黄头发青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诗金公爵。”

“梅诗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没听说过。”公务员轻声说，“当然，我并非指未听过这个姓氏，而是指未听说过一个具体的这个姓氏的人。”

“哦，确实如此！”公爵立刻回答道，“除我以外，现在梅诗金公爵家族别无他人。可我不明白为何叶班钦娜将军夫人也是出身于梅诗金公爵小姐，而且也是她那一族中的最后一位……”

“什么？她那一族中的最后一位！”公务员充满嘲弄的意味说。

黑发青年也在吃吃发笑。黄发青年由于自己说了一句十分蹩脚的双关语而十分惊讶。

“哦，可能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我说的时候并没有经过考虑。”他最后解释说，表明自己也非常惊奇。

“那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公务员说。

“公爵，你在国外跟教授学一些什么科学之类的东西吗？”黑头发的那位突然问。

“是的……学过……”

“可是我从来未学过。”

“其实我也只不过胡乱学些罢了。由于我有病，所以我认为难以接受系统的教育。”

“你听说过罗果仁一家吗？”黑头发的旅客很快问道。

“不，没听说过，毫不清楚。在俄国我熟人不多，难道你就姓罗果仁？”

“对，我姓罗果仁，巴尔菲昂·罗果仁。”

“巴尔菲昂·罗果仁？难道是那一……”公务员一本正经地说。

“对，对，正是那一家。”黑发青年立刻不耐烦地打断公务员的话。

“但……这怎么可能呢？”公务员惊讶地说“莫非令尊就是那位一个月之前不幸逝世，并且留下二百五十万家产的世袭荣誉市民谢苗恩·巴尔菲昂诺维奇·罗果仁？”

“你如何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家产的？”罗果仁反问道，仍然没朝公务员看，“真是的（他向公爵使了个眼色，示意这话是冲公务员而来的）！这种人只知道攀龙附凤，不知究竟能得什么好处？对，我家老爷子去世是有一个月了，可现在我从普斯科夫回家却几乎连靴子都没得穿。我那混蛋哥哥，还有我的母亲，他们既不汇钱，也不通知，什么东西也不给我！简直把我看作一只乞狗！我在普斯科夫害热病说胡话，躺了足足一个月之久！……”

“但是如今立刻就可以得到一百多万哪，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公务员显得羡慕不已。

“不过，这与你有什么关系！”罗果仁恼恨相加，还是未看公务员一眼，只是稍微向他那边晃了一下脑袋，“纵然你在我面前拿大顶，我也不会给你一个戈儿。”

“我就是这么做的。”

“真要命！但我是绝不会给你哪怕一个戈儿，即使你跳上一个星期的舞也是徒劳！”

“你不用给！我本来就是来跳舞。我宁可扔下妻子儿女，也非要在你面前跳舞不可。我得讨你的欢心！”

“哼！”罗果仁不屑地啐了一口，然后对公爵说，“五个月前，同你一样，我仅仅带了一个小包裹在老爷子不知道的情况下逃到普斯科夫姑妈家去了，却没料到在那里卧病在床，而他竟在我离家的时候一命归西，死于中风。对已逝去的人当然该永远怀念，可当时我几乎被他置于死地。信不信悉听尊便，公爵，确实如此！假如我当时不立刻逃跑，他肯定会杀了我的。”

“是什么事情使你激怒他？”公爵做出回答的同时，带着一点特



殊的好奇打量着罗果仁。

“他的确火冒三丈，可能是有理由的，”罗果仁并没有直接回答公爵的问题，只顾接着说道，“但将我害得最惨的是哥哥。妈妈是女流之辈，年纪也大了，只懂得读圣徒言行录，跟一些太太们闲聊，所有事都是我哥哥谢苗恩作主。为何他不早点儿告诉我？他的心思我清楚得很！当时我处于昏迷状态，这倒是真的。据别人说，电报也发来了，可电报是发给我姑妈的。而她在当地守了三十年寡，整天和一些装疯卖傻的先知相处。她虽不是出家人，可比修女还修女。她一看到电报便大惊失色，没拆开就送交警察局去了，并且一直搁到现在。幸亏柯涅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柯涅夫——写信告诉了我全部情况。哥哥夜里把父亲灵柩的锦缎罩上金铸的流苏全都剪去，说：‘这些东西能值不少钱呢！’就凭此事，他就可以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只要我一告他，因为这是对神灵的亵渎。喂，你这个小丑！”他冲着公务员喊道，“这在法律上叫什么，是亵渎神灵吧？”

“是的！是亵渎神灵！”公务员附和道。

“这罪名可不可以送他去西伯利亚？”

“可以！可以！立刻发配西伯利亚！”

“他们还以为我仍然卧病在床，”罗果仁向公爵接着说，“可我却一声不响，悄悄坐火车返回彼得堡，虽然尚未完全康复。到时候你得给我开门，我的亲哥哥谢苗恩·谢苗诺维奇！我清楚，他在老爷子面前讲了我很多坏话。当时为了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我确实激怒了老爷子，这是事实，这是我一个人的过错，不知为何昏头到如此地步。”

“什么，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公务员用献媚的口气问。

“你不清楚的事少插嘴。”

“可是我清楚！”公务员十分得意地回答。

“什么？叫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的人多的是！你怎么能知道我所说的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真是一个无赖！”

“但我确实知道！我列别杰夫什么都知道。阁下责怪我，可要

是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又如何？由于那个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老爷子曾打算用荆杖教训你。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姓巴拉什科娃，出身于名门望族，在她那一族中也是一位公爵小姐，但是她只跟一个姓托茨基的地主兼大资本家来往。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是很多公司的股东，由此也和叶班钦将军交情莫逆……”

“哦，看不出你还真有两下呢！”罗果仁不由得感到十分惊讶，“呸，活见鬼，想不到他确实知道。”

“什么都知道！会有列别杰夫不知道的？阁下，当初我跟随亚历克萨什卡·索哈乔夫四处忙活了近两个月，也是在他的老爷子仙逝之后，因此这些事我都知道。如果当初我曾有机会认识阿尔曼丝、柯拉丽娅、帕茨上娅公爵夫人、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那么还会知道得更多。”

“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莫非她与索哈乔夫……”罗果仁狠狠瞪了公务员一眼，脸色苍白，浑身哆嗦不已。

“没……没什么！确实没什么！”公务员发觉自己说走了嘴，慌忙改口，“索哈乔夫无论花多少钱也没用！不，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跟阿尔曼丝可不相同，她只和托茨基来往。晚上，她老是到大剧院或法兰西剧院的包厢里观看演出。但就连那里喜欢说三道四的人们也胡诌不出什么来，顶多不过说上一句：‘诺，那位就是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再往下就无话可说了！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嘛。”

“确实如此，”罗果仁紧锁双眉加以肯定，“当时扎辽热夫对我也是如此说的。公爵，当时我穿着老爷子一件破旧的外套正要过涅瓦大街，她正好从一家商店里出来登上马车。我立刻似乎全身被火烧着了。后来我遇上了扎辽热夫。他对我说：‘她与你不般配，人家出身于名门望族，是托茨基的相好。但是托茨基如今总想要抛弃她，原因在于自己当时已经五十五岁，准备娶一位彼得堡最出色的美女做夫人。’扎辽热夫对我说，那晚就能在大剧院里看到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那个时候她要在正厅的包厢里观赏芭蕾舞表演。不过，在我家，谁要是胆敢去剧院看芭蕾舞，老爷子不打死他才

怪！然而，我还是抽了个空儿偷偷溜出来一小时，又见到了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结果当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次日清晨，老爷子将两张面额 5000 卢布年息五厘的公债券交给我，对我说：‘你把它们卖掉，将七千五百存到安德烈耶夫银号里去，余下的二千五百卢布直接拿来给我，路上不许耽搁，我等着你。’我把公债券卖掉，拿了钱，但并未去安德烈耶夫银号，而是径直走进一家英国店铺，挑了一副耳坠子，每一只耳坠子上都有一颗大小跟山核桃相仿的钻石。我把全部钱财都掏了出来，但还缺四百卢布，我自报家名，店家倒是信赖。我带了耳坠子去找扎辽热夫，说明缘由，然后对他说：‘哥们儿，咱俩现在就去见她。’于是我们一同前往。那时候我脚下、眼前、左右两边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我毫不在意，全部不记得，我们直接进入她家的客厅，她亲自出来接见我们。当时我并未主动说出自己是谁，而是让扎辽热夫说：‘这是巴尔菲昂·罗果仁先生为了纪念昨天的偶遇而表示的一点点心意，万望笑纳。’她打开礼盒一看，微笑着说：‘十分感谢尊友罗果仁先生的厚意。’然后行个礼转身而去。哦，为何我当时不立刻死去啊？说句心里话，我既然这么做了，也就不准备活着回家了。但最让我妒恨的是，光彩全让扎辽热夫那混球给占了。我身材矮小，穿戴似乎一个跟班儿的，傻站着一语不发，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她，因为自惭形秽。可是扎辽热夫却打扮入时，头发卷曲发亮，脸色红润，并且系着格子领带，不断地向她阿谀讨好，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她那会儿肯定以为他就是我！我们从她家里出来以后，我说：‘从今往后你别想再捡便宜，明白吗？’他笑了起来，说：‘我倒想知道，如今你如何向你父亲交待？’当时我的确打算不回家径直投河算了，后来转念一想：‘反正结果相同。’于是就失魂落魄似地回到家里。”

“哎呀，糟了！不用说一万卢布，就是为了十个卢布，老太爷生前也会心疼得要人命的。”公务员做出一副怪相，摇晃着脑袋向公爵解释道。

“要人命！”罗果仁接口说，“你懂什么？”他转向公爵说，“立刻老爷子就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经过，然后就把我抓到楼上去，关上

门整整训斥了我一个钟头。他说：“我这只不过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而已，待会儿我还要找你算帐呢！”你猜后来如何？他居然去找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双膝跪倒，苦苦地哀求她。后来她把那只小盒子拿出来扔给我父亲，说：“老胡子，快把你的命根子拿走，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原来更加珍贵，因为是你儿子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买来给我的。代我向巴尔菲昂·罗果仁先生致意并表示感谢！”与此同时，我得到母亲的准许，向谢辽什卡·普罗图申借了二十五卢布，乘火车前往普斯科夫姑妈家里，到那儿便高烧不止。在普斯科夫，一些老太太们立即开始对我实行教化。而我呢，却呆坐着只是喝酒，后来，我索性将剩余的最后一点钱全买了酒，足足一夜躺在街上昏迷不醒，次日清晨竟说起胡话来，半夜还被狗咬伤了几处，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嗨，这回倒要听听咱们的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还会说出什么来！”公务员搓着手哈哈大笑起来，“这回有好看的了！这回咱们要补给她这样一副耳坠子，像……”

“你如果胆敢再提到她这样一句话，我不把你揍扁才怪，我才不管你是不是跟随过索哈乔夫呢！”罗果仁狠狠抓住他的一条胳膊高声嚷道。

“如果你那么做，那就是说，你不会抛弃我！揍吧！……啊，到站了！”

火车果然正在进站。虽然罗果仁声称自己是悄悄回来的，但站台上已有好几个人在等候。

“嗨，扎辽热夫竟然也来了！”罗果仁一边望着他们，一边喃喃自语，然后突然转向公爵，“我不明白我为何喜欢你，或许是由于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遇见你，不过照理说我也遇上了他（罗果仁指指列别杰夫），但我却不喜欢他。到我家来吧，公爵。我要把你这身装束换成最华丽的黄狼皮大衣、最体面的燕尾服及白背心之类，然后再往口袋里塞满钱，我们一起去见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你来吗？”“答应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列别杰夫郑重其事地从旁劝说，“机不可失啊！”

梅诗金公爵连忙欠身，彬彬有礼地向罗果仁伸出一只手，欣然

对他说：

“我十分高兴能登门拜访，同时十分感谢你喜欢我。没准儿今天我就会去，假如时间充裕的话。因为坦率地说，我也十分喜欢你，尤其是当你提到钻石耳坠子那件事的时候。甚至在此之前我便对你颇有好感，虽然你愁容满面。我还要感谢你答应给我衣服和皮裘，因为不久我的确就会需要它们。至于钱嘛，我眼下简直是身无分文。”

“会有的，傍晚时就会有，你只要来就行了。”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公务员附和道，“傍晚就有，太阳下山之前就会有。”

“公爵，你对女人有没有很大兴趣？假如是，请早告诉我！”

“我不——不！事实上……您或许不知道，说真的，因为我的先天性疾病，我对女人几乎毫无所知！”

“哦，这么说，”罗果仁惊呼，“公爵，你真的是一位圣徒了。像你这样的人，上帝肯定会喜欢的。”

“喂，小丑，你就跟我去吧！”罗果仁向列别杰夫说，于是三人走出车厢。

列别杰夫终于如愿以偿。不久，吵吵闹闹的一大群人便走向沃兹涅先斯基大街。公爵转向李捷依内大街。这天潮气很重，地面湿润。公爵向行人问了路，知道从这里到他的目的地还有三里路程，于是决定雇一辆街车。

## 二

在与李捷依内大街相隔一段距离，稍微偏向救主变容寺的地方，有一座叶班钦将军的大楼。住宅六分之五用来出租，余下的就是将军及其家人居住。同时，他在花园街还拥有一幢大楼，收入也颇为可观。众所周知，叶班钦将军曾经与人合伙包税。现在，他在好几家公司都拥有股份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他的富有和繁忙众

人皆知，而且他还神通广大，结交甚广。在某些地方，比如说在他供职的那个部门，他清楚如何使自己变得必不可少。同时，大家也知道，伊万·菲尧多罗维奇·叶班钦将军受的教育不少，出身于士兵家庭。不过，毋庸置疑，他是个头脑灵活、手段高明的人士。但他在为人处事方面，宁愿显得他是按别人的意志办理，而非自作主张，宁愿让别人认为他“忠诚不阿”，甚至具备一副俄罗斯人的热心肠（符合时代主题嘛）。此外，他还运气极佳，以至于打牌时手气也十分好。他惯于豪赌，并且不仅不想向外界隐瞒自己的缺点，反而存心招摇。事实上，打牌的爱好的确给他带来实惠，还有其他许多好处，在他找的人中，成份很复杂，不过都是各界“头面人物”。他的前程似锦，时间充裕，从年纪上看，叶班钦将军也只不过才五十六岁而已，一点也不大，无论如何，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正式开始的资本。健康牢固的牙齿（尽管是黑的），强壮的身体，上午办公时专注的表情，晚上打牌或在伯爵身边兴奋不已的神态——无不对他目前和未来的一帆风顺大有裨益，为将军阁下的道路铺满鲜花。

将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一位太太和三位千金。将军很小就结婚了，那时他还只有中尉军衔，妻子与他年龄差不多，既不漂亮，也无才华，只带来五十名农奴的陪嫁，但这妆奁却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基石。不过，他从未对这门过早结下的亲事有怨言。反而特别尊重他的太太，有时还十分怕她，甚至可以说是爱她。将军夫人出身于梅诗金公爵家族，这个家族尽管算不上显赫，但历史悠久，她也因此而自视颇高。当初曾有一位政坛要人，表示愿意关照一下她的婚事。他给年轻的军官开了点儿后门儿，并把他往里推了一把。同时还是在年轻的时候，将军夫人就善于寻找一些女贵人倚为靠山。再往后她丈夫就吉星高照、财源不断。渐渐地，她在那个贵人圈子里简直如鱼得水。

近来，将军的三个千金——亚历山德拉、阿黛拉伊达和阿格拉雅——都已长大成人。尽管这三姐妹姓的是无爵位的父姓，但如按母亲来说也可以说是公爵的后人，陪嫁既可观，父亲将来又极为可能担任极高的职位。还有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即：三姐妹个个容

貌俊俏，即使是年纪已有二十五的大小姐亚历山德拉亦不例外。阿黛拉伊达二十三岁，阿格拉雅刚够二十岁。这三位小姐美若天仙，早已在交际场上引人注目。这还不是全部，三姐妹在受教育程度、智力和才能方面也都出类拔萃。就人们所知，这三姐妹一直相亲相爱。她们自尊心极强，充分了解自己的价值。亚历山德拉是位音乐能手，阿黛拉伊达作得一手好画，可是这类情况在很多年内外界几乎无人知晓，还是近来才被发现的，而且纯系偶然。她们并不着急嫁人找婆家，对于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尽管看重，但并不过分，这一点是尤为值得指出的，由于她们对父亲的志向、性情、目标和愿望都十分了解。

当梅诗金按下将军住所前的门铃时，已经将近十一点了。将军的卧室在二楼，住所并不豪华，但与他的身份还是相符的。一名穿着号衣的听差给公爵打开门，并且一开始就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及他携带的小包裹。公爵于是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向这位听差解释来意，并且再三证明自己确实是梅诗金公爵，有要事与将军面谈。听差将信将疑地领他走进书房隔壁接待室前的小小过道，将他交托给上午在这里值班，有人拜访便向将军通报的另一位听差。后面这个人身着燕尾服，约四十左右，是在将军阁下书屋外伺候兼管接待、禀报的侍从，因此自视颇高。

“你可以先到接待室稍候片刻，随身携带的东西可以放在这里。”他坐在圈椅子里，并用严肃而疑惑的目光瞧着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的公爵。

“假如可以的话，”公爵说，“我还是愿在这儿和您在一起，这比独自呆在接待室要好。”“您呆在过道里不合适，原因在于您是来访者，也就是客人。您要见将军本人？”

“是的，我有事要……”

“我并不过问您有何事，——我的职责只是为您通报。可是，如果没有秘书的允许，我不能去禀报。”

看来此人的疑心更重了，原因在于公爵看起来与那帮时常可以见到的来访者相比实在大不相同。尽管将军时常——差不多是每天

——在固定的时间会客，来访者也很杂，尤其是那些有事求见的人，不过，这个既非新手，又可察颜观色的侍从却迷惑不解，坚持必须先通过秘书，然后才能通报。

“您确实是……自国外回来？”他忍不住问了一句，话刚出口，就显得有些尴尬。事实上，他是想问：“您确实是梅诗金公爵？”

“对，才下火车，我猜您是想确定：我究竟是不是梅诗金公爵？只是出于礼貌才未这样问。”

“嗯……”侍从从鼻子里透出惊讶之声。

“不用担心，我并未骗您。至于为什么我会落得如此光景，还带着一个小包裹，说来也不足为奇。眼下我的境况不佳。”

“嗯，我并非为此担心，您也明白，向里边通报是我的责任，秘书也会来见您的，除非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除非……假如可以的话，我斗胆问一句：您不是来求将军接济您的吧？”

“哦，不，对于此您完全可以放心。我来此另有原因。”

“请原谅，我是看着您的模样才会如此发问的。您等秘书来吧，将军正在和上校谈话，待会儿秘书……公司的秘书会来见您的。”

“假使要等上很久的话，那么请问：这里哪儿可以抽烟？我随身携带烟斗和烟丝。”

“抽——烟？”侍从困惑中带着蔑视地看了他一眼，“抽烟？不，不行。嗯……真是异想天开！”

“哦，我并非想在这间屋子里抽烟，这我清楚；我只不过想让您告诉我一个抽烟的地方，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然而我已经三个钟头未抽烟了。不过，悉听尊便。常言道：入乡随俗……”

“像您这样，叫我该怎么通报好呢？”侍从禁不住嘟哝出声，“首先，您应该呆在接待室里，而非这儿，原因在于您是来访者，也就是客人，我有责任……难道您准备在我们这儿长住？”

“不，我只是想和将军认识一下，除此以外，别无他意。”

“什么？只是认识一下？”侍从诧异地问，“不过，方才您为什么说是有事？”

“哦，其实谈不上是有事！不过，也可以说有一件事，只不过



是想求教，但我主要是想介绍一下自己，由于我是梅诗金公爵，与叶班钦娜将军夫人同族，除了我们两人，梅诗金公爵家族别无他人。”

“那您与叶班钦娜将军夫人还有亲戚关系吗？”侍从不由得惊诧万分。

“几乎算不上是。当然，假如硬要攀的话，也可以这么说，但实在太远，几乎不能算数。在国外时我曾经给将军夫人写过一封信，但未得到回复。回国之后，我认为还是有结识的必要的。现在向您说明一切的原因在于要打消您的疑虑，因为看得出来您并不放心。您只需通报：梅诗金公爵来访。这句话本身就足以表明我的来意。假如将军肯接见——当然很好；假如不肯——说不定同样也很好。不过不接见似乎不大可能。将军夫人肯定想见一见辈分较高的她的惟一本家，因为一直以来她都十分看重自己的家族——关于这一点，我所听说的是十分确实的。”

“您最好还是到接待室去。”侍从用尽可能坚决的口吻说。

“我如果不坐在这里，又如何向您解释这些情况呢？”公爵微笑着说，“那么，您始终瞧着我的斗篷和包裹，没准儿会提心吊胆到什么时候！现在，您也不必等秘书了，直接禀报吧。”

“我不能这样做。而且，将军刚才特地吩咐过，在上校离开以前，不论谁来访都不得去打搅他，当然，假如是加甫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不用侍从就可以直接进去。”

“给公家办事的？”

“不，他在公司里任职。包裹您就放这里吧。”

“假如您允许，我也是这么想的。干脆我把斗篷也脱掉，您看如何？”

“是的，这样很好。”

公爵起身脱掉斗篷，露出一件尽管看起来有点旧，不过缝制得十分合身的上装。背心上有一条挂着日内瓦银表的钢链。

“那么我何时能见到将军夫人呢？”公爵重新落座后问。

“这我就知道了。”